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竹隱畸士集卷十一

宋 趙鼎臣 撰

啟

回謝王履道解元啟

中安

伏審雄擅詞場首偕郡計名因實稱譽以誠歸嘗觀近古以來莫甚取人之弊俗以私勝情為利移由請謁以滋彰致科程之愈密較言詞以頃刻雅昧平生定賢鄙於冥茫豈殊占筮舉是重責付於有司俾專一己之聰

明求合衆人之議論質以疑似難明之說課其浩博不窮之書既多設其機緘復巧為之關鍵揆厥中失按茲否臧彼我都忘初類九方之相馬妍媸乍判終同象罔之得珠顧取舍以良難宜愛憎之未免其或精求邦彥默契鄉評推壯士以當千置翹薪而居上蕭何第一驟選於列侯韓信無雙獨堪於大將則可以厚塞紛紜之論遐彰鑑裁之能非君而誰得子是賴伏以解元先輩秀出藝苑高標士林駭天性以少成吁後生之可畏雋

實屢得鳴非遽驚雖二北以何傷竟一戰而乃霸蓋漢

廷之妙選無以易堯則江右之優評固當歸遜措紳動

色閭里相趨竊顧瑣才舊窺麗藻聞風動色

按聞風動色句與措

紳動色複見動色二字疑有誤

忘褒曲水之詞攘臂推先輒許阿房之

賦幸知人之不謬慚薦鶚以何功詎圖謙禮之隆亟辱

教函之貺叨慰藉之良厚第藏弃以為榮感與愧深意

莫言盡

答謝崔稷躬解元啟

向緣乏使獲預校文顧拙目以成疎幸清錢之在選蓋
嘗誇於坐客私自喜其得人敢圖謙中特枉牋翰久推
遷而不報益悚負以知慚伏惟解元先輩行高鄉評學
有家法未任戴冠之日已出驚人之鳴曾屢鼓之不良
殆百發而皆中是宜決勝誰與爭鋒然而驟覲夜光或
遭於按劍未逢伯樂有至於倚輶空什襲以自珍竟三
獻而莫售所貴樂天而知命固將藏器以待時周公豈
欺我哉一第蓋恩子耳宜掉臂而不顧遂大笑以出門

棄甲則那姑受辱於胯下視舌在否會奮翼於澠池期
諸異時慰此平日念槐夏之方永詠芝庭之有休願樂
道以自虞思為親而加飯區區之懇眷眷於斯謹奉啟
陳

上廖明略謝解啟

伏審解文亦叨名薦滌踰望表愧溢中藏竊以國家憲
商周得士之方講漢唐明文之治思盡羣策一新大猷
復以聲律而考其通才兼之經術而究其學古宿儒獨

高於故步後進力就於新規鬻玉市珍固有素懷之寶
奪人賈勇或推待敵之奇彈冠結綬以朋來求氣應聲
而彙至宜傳文詞典麗之雋以副科程獎育之先如某
善性素冥諛聞非敏比緣世澤獲綴仕聯良治志於為
裘敢忘前訓過庭聞乎學禮常激初心服黃卷以自勤
撫青衫而增愧顧為童子之技初無平日之功方乍造
於廣場駭以銷於銳志進而斂袂甘攘臂之在先居以
下流敢焚舟而決勝豈謂斗筭之瑣亦膺衡石之收揆

已何勝蒙恩有自此蓋伏遇某官先生陶冶士類黼黻
聖文推善誘以勸於將來略汝疵未施於求備致茲淺
學猥預登書敢不佩服光輝勉勤志力一簣而往有覲
於為山百川而流必期於至海庶圖寸效用荅殊恩過
此以還未知所措

謝及第啟

獻芻蕘之言方慚下俚拜雲天之賜偶玷上游冒寵若
驚撫躬知愧竊以至德將降文章反以蠹聖真大道不

行聰明於是淫性本言隱於堅白自私之論辨生於曖昧末學之徒六經支傳百氏蜂起髦士不烝於田畝碩人自放於澗阿粵從兩漢而來無復三王之盛我宋以右文基化先王以治經鑄人古義雖明灝噩之風不作雅言不缺麗則之賦未工惟神聖之御時兼詞章而造士非前瞻後顧之巧中左規右矩之能則何以掇如承蜩取若拾芥如某者溺心放實滅質睽方永思簪紱之傳勉學箕裘之繼竊冒清明之選企從羣俊之游人或

握珠士多懷寶瓦礫放志顧何有於成功等瑟獻音懼
靡諧於盡善敢圖一介之技謬廁十人之聯嘿計黃緣
實出幸會此蓋伏遇某官至誠樂育盛德兼容越拘攣
以求材觀昭曠而格物鳳飛羽集溫仁之氣應時茅拔
彙征上下之交離祉在衡石之有取雖封菲而必收遂
俾孱庸亦叨寵數敢不進求宿道益講善經罄臣子之
孝忠循聖賢之義命冀十駕之駕步躡足飛黃庶三尺
之龍泉淬鋒清水行平日所學之志為異時圖報之心

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謝宏詞啟

右某昨者就試宏詞叨塵下列伏奉聖旨與循一資者
訪聞科制人自謂於握靈珠甫上奏封衆皆喜於得大
將敢意甚精之選遽收極陋之姿恩踰分以起羞聲過
情而知懼竊以文者貫道世實需才當無事以詳延屬
有求而備用時豈乏士人皆願忠故濟濟登朝穆若宗
周之化彬彬聚闕炳然皇漢之風率皆謹籲俊以旁招

務教英而樂育課其牋奏用觀文吏之才能彼誓銘乃
定大夫之位所以網羅邦彥追琢時髦嘉有非常之人
俾厲無前之績國家奮炎開運執象膺圖昭七聖以垂
休亘千齡而敷化勝殘去殺戈倒載以言橐偃革辭軒
車結旌而奉御奮乎百世之上躋於三代之隆上方洎
乎無為綽然有裕廣文聲而繼志循堯道以儲精昭回
之光下飾於萬物旁魄之德上暢於九垓臨雍泮以恢
儒坐王公而論道賁賁之帛鳳使馳巖絜皎皎之駒

鶴書降隴江飛之鳬蓋少冀羣之馬幾空猶復側席幽人夢想賢哲講興能之茂典復論秀之新規謂篆刻乃童子之工而經術固大臣之事用專六藝博勸諸生鄒魯彈冠讀詔書而歎息庠黌動色習矩步以委蛇然念士寡全能才拘定分德行政事稽聖黨以殊科文苑儒林較史流而異傳慮風雅之或寢顧祿利之使然思數路以兼收庶一隅之不廢肆求古制爰采唐科且比事屬辭乃典章之故實而駢四儷六亦翰墨之彌文豈壯

夫而不為固聖人之有取而况歌功頌德用有重於朝廷馳檄飛書事或嚴於師律集諸難而求備該衆美以取長雖投牒之且千來思不拒而限員之以五中者幾希屬當首選之辰允謂難才之際命春官而掌事詔宗伯以程能顧待遇之特優宜校量之甚悉自非文高變虎操擅擣鸞金擲地以騰聲雖處囊而耀穎則何以青錢萬選動居掌握之中黃鵠一飛起遙雲霄之上俛慚竊吹仰玷精求伏念擅壑飭生翔蓬滯羽幼木強而不

慧長椎鈍以無奇李蔡下中素微於品目賈山涉獵夙
病於空疎敢萌拾紫之懷分隔紆朱之願第以世蓄油

素家傳布韋堂克肯

按原本缺肯字
今據文義增入

以寧隳甄表青而

故在歲不我與惜年往以難攀人莫已知懼時來之不
再稍絕編而自厲遂佔畢以忘勤頃者任子之恩嘗隸
奉祠之後未濡鵜翼竊悔於初心徒處雞羣重增於懦
氣因奮決科之志妄馳干祿之情綴爾雅之蟲魚定非
磊落習枚臯之賦頌頗類俳優亟殫下俚之文過忝上

游之第學慚為己食愧浮人千金屠龍藝既成而安用
三年刻楮技雖勞而可捐輒辭補掾之符歸奉循陔之
養因磨礪於事業獲馳騁於古今充棟汗牛嗟腐屑而
莫釋濡翰燥吻笑琢腎以何愁默蕭散以累年忽侵尋
而再閏自安鳩拙孰冀鶯遷豈圖遭會之優重際設科
之始復強顏而干進深畫足以包羞鼯鼠何知不諱五
窮之辱由基甚戇更希百中之能森列棘以造廷駭據
梧而褫氣洛陽才子絢錦臚以飛英稷下先生搗錦心

而挾藻爭背城而借一各奮臂以當千驟見大巫舌橋
然而莫下旁窺巧匠思軋爾以如抽徒勉課於繆悠蓋
僅成於骯骯自慙藍縷甘觸於報聞苟逭詆訶詎期於
中選方決竄身之計遽叨入等之榮禮重續昭遂兼收
於犬尾工嫌誤墨因強飾於蠅頭實非常試之間敢有
庶幾之望再念少而聞禮壯乃為箕佩悅承顏志方申
於戲綵賜金祖道親俄屬於掛冠感負荷以維艱顧責
委之誠重迨停車而畢試乃就駕以遙歸戰勝則肥有

愧卜商之趣檄至而喜無慚毛義之心榮獨倍於衆人
感固深於平日此蓋伏遇某官權衡王道衣被詞人入
聖域以惟優任天下而蓋重洪鈞播物並充良窳之求
巨冶鑄金舉適方員之用致容諛聞亦附羣英某敢不
寤寐前修始終素履約言枝而務本探學海以窮深性
也不移竊慕古人之節時乎有用願酬國士之知過此
以還未知所措

代謝銓試第一人啟

布鼓何知造雷門而妄擊狐裘將御假羔袖以居先聲
實過情榮不盡愧國家上規姚如踵武義農闡長世之
善經厲無前之偉蹟謂忠臣乃社稷之衛而賢者蓋邦
家之光式敦勸學之風用迪右文之化聲明萬寓漸被
百年闢雍泮以烝髦諸儒動色貢弓旌而籲俊志士傾
心茅連茹以俱征楚川翹而輩起固已林無遯翼地靡
潛芳麟濯濯以耀奇並遊漢時鳳蹠蹠而效社皆萃堯
廷猶復求以多岐取諸數路念招徠之務廣慮褒厲之

或遺眷惟胄子之員紹乃裳華之世未嘗學問將簿領以空迷安事詩書懼膏粱之莫正因責難於試吏俾較藝於專經優以進升汰其猥并顧待遇之良厚亦推擇之至精雖博采兼收不中程者蓋寡而超資躐等獲預選者幾希矧夫責在人先褒為舉首出翰場而挾兩入英原本闕以無雙儻非異能詎諧清議如某者年惟甫冠才不迫人姿款段以無奇性冥頑而不慧少慚鄉舉非可畏之後生長困天愚本難言之童子徒以陶被鎔鈞

之運佩藏弓治之規竊勉強於青衿妄激昂於黃卷讀
韋編而屢絕雖罄苦心數馬足以不知幾成惜學頃奉
修方之貢亟叨延世之恩鵜翼弗濡愧在梁而莫稱鉛
刀未割顧磨鈍以猶能默探師友之淵源妄意聖賢之
糟粕期中樂於名教恥外戰於紛華然以學當壯而欲
行時既來而不再輒起彈冠之願冀允泛駕之求森羣
雋以並馳祭分袍而角進孔庭詩禮衆各擅於家風謝
氏芝蘭人互矜於世美共願論功而第一所期奮臂以

當千獨是小生亟膺大敵勢虞彼衆思軋軋以如抽功
懼他先心搖搖而靡薄勉課淹遲之技僅成骯骯之文
分澄汰以自期嘿逡巡而引去敢意不虞之譽遽加無
望之人取乃片言冠乎諸彥簸糠揚粃繇無實以在前
爛額焦頭偶效勤而居上豈始望之及此顧人言之謂
何此蓋伏遇某官學擅儒宗道先民覺務主持於風教
喜甄拔於人倫物荷雌黃寶陽秋於皮裏士歸題品儲
丹桂於籠中毫釐之善必褒管蒯之才靡棄謂寸長而

尺短姑置盧前庶聲應而氣求或從隗始遂容忝冒及
此超踰某敢不勉効蠖伸倍勤蛾術慕盈科而放海戒
止貴以虧山齊廷一鳴已玷驚人之勇天池萬里更圖
擊水之游期少副於初心用仰酬於厚德

謝陳漕薦啟二首

論士薦人雖出至公之舉誤恩過聽實懷非據之羞默
自視於無堪了不知其所自伏念某材藝素下行能不
優精神無以自明遲鈍豈足及事少雖樸學役役不見

成功長復倦游碌碌未有奇節幸投閑於鄉校得濫吹
於邊州朝釐暮鹽衆爭指笑龜腸鶴腹誰肯顧憐誠無
穎脫之奇詎有井渫之歎念思平昔覺今是而昨非俛
仰光陰悵來遲而去速謂陸沈則烏有分牛後而乃宜
會逢天漕之開屬偶使軺之至聞公子之舊矣尚伏海
濱聽足音以跼然始逃鼪徑

按脫於毛錐之上
原本脫去一句

脫於毛

錐顧微炙輶之談猥奏擊轅之曲

伏念某冀椎風鈍魏瓠徒夸類朱穆以顓愚比仲由而

畔嘖無少成之美取譽於曲期有困學之頑見嗤於扞
格徒以世修良治家謹青氈握素披黃嘗接先生之
論懷鉛提槧屢陪長者之行輒慕摳衣強為佔畢史三
冬而詎足學九年而未成冠枝木之冠造語言而已妄
無品士之行長貧賤以堪羞會延世以疏恩遽濫巾而
入仕彼其已慚於鵜翼悖兮仍愧於童觶思九仞以求
泉遂十駕而追驥剽稗官之談說豈造精微竊裴氏之
呻吟僅存糟粕動速據梧之誚居迷刻楮之勞綴爾雅

之蟲魚定非磊落習枚臯之賦頌頗類俳優中欲罷以
未能少既作而難悔妄因子墨之客預觀王國之賓人
各負於千能霸敢期於一戰初疑地屢莫邁於天冠終
笑狐裘亦容於羔袖俛從吏選猥調民曹製錦未工懼
貽於官謗採蘭可樂期徇於私恩亟投牒以言歸聊編
蒲而自遂善哉流水愧無取德之音仰止高山雅有慕
賢之志時乘幸會天契初心舊矣海濱第勤於竊伏跼
然魁遲忽慰於逃虛敢圖旅瑣之卑乃蒙亨

按亨字下
脫一字

之利雲霓在望螽斯躍躍以輸誠弩矢方前旌搖搖而結
念恭展拜塵之敬遽干開府之威伏望某官樂育均私
言提示訓大有容於海納小不拒於蓬撞如是則闕黨
鄙夫亦叩端而蒙惠邳垠孺子雖跪履以何勞恩儻賜
於顏間報敢輕於門下卑情無任瞻望激切知歸之至
謹修啟事躬詣台屏祇候贊見伏惟台慈俯賜聽覽

謝路帥啟

試吏踰年課裁自脫居官積日冗不見治方虞覈實之

誅遽濫陟明之賜初固辭而不獲卒冒處以知慚竊以古惟任於至公士各安於所守居上者務薦賢以助國在下者知直道而事人某胥某商惟其選用舉讐舉子初不遠嫌未始論甘而忌辛何嘗重耳而輕目定神交於俄頃豈待先容察國士於逡巡居同舊職每念此風之不振皆出時人之自私不能推分以任真遂乃捷徑而窘步有求龍斷而登者至往藩間而乞之法愈密而救不勝上滋疑而士愈賤泯泯若此悠悠至今夫非常

之榮乃特達之舉不假左右游談之力非有平昔雅故
之私默未嘗以自言陰獨知其可任卓為異選迥越稠
人俯慚孤生大累明鑒伏念某植性斯下賦才僅中資
蟠木以輪困類棗膏而昏鈍少雖樸學役役不見成功
長復倦游碌碌未有奇節曩以雕蟲之技濫陪八閤之
英棲遲不試者累年患難幾瀕於九死雙鬢未改寸心
已灰長歌空悲豪氣都盡願守先人之蓬華不希當世
之功名止陌東阡日陪父老殺雞為黍時對友朋蕭然

明晦之中坐閱時歲之久既偶脫於性命復內迫於饑
寒當途或嘆於數奇諸公遂忘其不肖俾代膠庠之賈
遠投關塞之閑獲私俎豆之便安不覺虀鹽之冷落出
朱入墨幸無簿領之沈迷左詩右書猶竊古人之糟粕
思何枯而軋軋道愈遠以茫茫著述而看屋梁幾多可
笑顓愚而迷馬足是以大癡諸生方競於拾青談客頗
嘲其尚白以蜀雞而伏鵠卵詎曰能成譬蜾蠃之祝螟
蛉姑云以類鱸堂之益蓋寡鶉庭之愧已深矧衛幕之

多才正楚筵之好客不堪者七宜退屏於閑曹所就者
三實樂逢於寬政數叩潭潭之府屢陪冉冉之趨精神
莫能自明遲鈍不足及事巧發奇中初無駿茂之一言
飛辯騁詞顧乏阮瞻之三語是宜擯棄於度外何以受
賞於談間然而靈照內融煥莫逃於眉睫淵機默運凜
洞見於肺肝遂同葑菲之收詎責毳毛之用此蓋某官
廊廟柱石搢紳羽儀為天下之楷模負人倫之藻鑑盱
衡扼腕雌黃定乎口中校短量長陽秋出於皮裏持示

椎輪之寵首形推轂之仁鳳翼凌霄妄許青蠅之附龍
門切漢更容跛鼈之登某敢不仰佩提攜俯勤策勵務
取平居之學益窺未見之書庶有立於絲毫或少酬於
萬一犬馬之齒方壯敢忘初心金石之操不渝願觀異
日舍是為報未知所裁

謝郭運使啟

論事計功宜處衆人之後恤孤念舊遂居羣吏之先蒙
恩則優俯已誠愧伏念某有生不耦子立無奇少年頗

意於功名謂可力致壯齒驟嘗於憂患稍以心灰未能
放迹於邱墳聊復備員於俎豆廣文之官獨冷或見弔
於詩人孝先之懶欲眠幾得嘲於弟子其言蓋平平耳
所居無赫赫名骭髀倚門巧雖不足優游卒歲拙自有
餘遙聞使節之來陰有邱阿之託冀少寬其罪戾不自
意於遭逢而況譽以片言嘗辱山公之啟事許其一鶚
復叨有道之人倫顧清議之謂何豈素願之及此此蓋
伏遇某官體國休戚為時表儀致君必嚮於唐虞稽古

不論於秦漢誠有味其言也左右斯文顧舍我其誰哉
主張吾道重以先人之顧尤憐孺子之微嘆司馬之云
亡至於啜泣惜西華之不振幾欲著書因推特達之仁
務廣久要之誼某敢不仰銜過舉思稱誤恩繇力薄材
敢自期於遠到修身慎行庶無負於初心誓堅感激之
誠少副矜存之意捨是為報未知所裁

回謝生日啟二首

伏以斗牛不神久自安於貧賤庚寅以降方永念於劬

勞豈謂多儀特頒盛禮仰服眷私之厚倍深感悚之情
伏以生我劬勞意方深於感慕俾爾耆艾情乃厚於愛
憐重煩鄉黨之私特貺物儀之盛其為感忤無所喻言

為姪奇求王氏婚啟二首

竊以兄弟宦游已結雷陳之分兒女婚媾願交秦晉之
歡敢諏吉於著龜輒介言於媒妁第三兒子奇禮當受
室粗承清白之傳伏承令女第幾小娘子年且及笄素
擅閨房之秀儻無嫌於培塿冀自託於絲蘿幸因問訊

之還獲承可否之命

伏以魚食可求輒希於魴鯉言無不報嘗佩於金蘭敢
陳菲薄之儀用申固結之好雖慚樸櫟仰攀如玉之容
竊比綢繆願附束薪之義謹有微禮具如別牋

嚴宅納幣啟三首

伏以天冠地屨自無跂及之因宋子齊姜竊有攀援之
意敢涓穀旦輒叩高門某人才質並凡局素慚於轅下
伏承某人德容兼茂秀獨擅於閨中倘無培塿之嫌願

結媾婚之好冀聞嘉命獲奉成言

伏以傾蓋於塗遽叨於莫逆求鳳以請猥荷於不違敢將篚帛之微用固諾金之重輒有薄禮具如別牋

某啟竊以饗觀其志必有物以薦儀禮重於婚蓋無幣而弗見幸辱收於穉子許遂結於好速敢陳五兩之微用敦二姓之重輒有菲薄敢用浼聞

回張宅定啟

某啟伏以接武軍中素結弟兄之好執箕門下更交兒

女之歡顏恩義以甚隆欲辭避而安可小女子冥然稚齒未開姆傅之規伏承第二令郎卓爾奇童自是珪璋之質猥下求於寒陋將遠結於媾婚敢修不腆之儀用固成言之約

為張氏生作婚姻啟二首

某素門不振薄宦無聞默自分於羈單敢過希於繫援第三女子譽慚閨秀教闕婦儀豈圖佳命之臨誤玷好逑之選雖松生培塿非貴胄之宜然而絲附女蘿亦鄙

宗之至幸願奉執箕之役俾承合卺之歡

某啟講合姓之好惟古所以重婚大居室之倫於禮故
宜用幣俯慚末緒仰附高閣伏惟令嗣六秀才鍾美慶
源紹休慈闈出瑶林而挺秀聯棣萼以齊芳屬當受室
之期偶協宜家之契敬申菲禮祇答盛儀

代人答幣啟二首

伏以萬世之嗣義謹於承家九十其儀饗貴於及物既
諏辰而協吉將授室以有歸敢陳不腆之文用固無窮

之好輒有微禮具如別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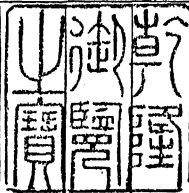
伏以既得齊姜已慚於不韙復求晉匹尤愧於非宜小子某資本下中輒攀於高援伏承令女小娘子素彰婉婉方擇於好速幸緣伯仲之私許申娣姒之約樸櫟以當於如玉誠多菲薄之羞綢繆之謹於束薪蓋深固結之義輒有微禮具如別牋

代謝到任啟

恭承朝命遠佐侯藩視事之初拊躬以懼伏念某涉道

素淺受材本踈蹉跎場屋之餘偃蹇搢紳之後少年有志頗妄意於功名晚節無奇自忘懷於軒冕徒覺信書之誤詎成稽古之勲貧何甚以見隨老不期而自至一厘足矣寧希儋石之饒三徑蕭然未免絃歌之願因驅馳於薄宦益乖戾於初心豈期播物之私猶軫向隅之念顧強勉之不足何以瘡人謂更練之有餘尚堪辦事遂忝因能之事俾承乏使之行而況望重題輿古用優於名士地當分閫今實冠於列城詎宜衰朽之資可稱

選掄之寄此蓋某官以道輔國用人事君雅常廉於求
全務以勉其為善麟角鳳背既待用以皆宜蟬腹龜腸
亦屬厭而自足致容駑下獲預甄收某敢不謹布政條
粗親官治白頭趨府雖有愧於平生上馬據鞍猶未忘
於矍鑠庶勤夙夜少效涓塵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竹隱畸士集卷十二至
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陳若霖

侍讀臣孫球覆勘

謄錄監生臣任溥

謄錄監生臣黃鍾

欽定四庫全書

竹隱畸士集卷十三

宋 趙鼎臣 撰

策問

定州州學私試策問六首

問國之重在兵兵之命在食自井牧丘甸之法壞而農
不知兵兵不務農徒手聚居張頤待飼朝炊之不屬則
謹然告病矣此宿兵之患後世所不得免焉者也方今
師屯之衆莫盛於西北日月廩給之用歲時餽餉之費

亡慮以鉅萬計常賦所入不足以為之出而旱乾水溢之變尚未可以逆計而前知也故議者之論每欲厲農積穀為安平永遠之規設官置司歲輒平糶其為長慮却顧之計誠深切矣雖然利孔多端法久生弊富商巨賈因官為市緩則深藏而不售急則倍價以取贏宿貨蓄資乘機奔走馬牛之負四出近郊以是年豐而穀愈貴粟侈而農益耗緡錢徒糜於縣官而惠利不歸於南畝管氏有言粟行三百里則國無一年之積行五百里

則民有飢色使夷吾信知治體則其言豈不可思哉前

世調度兵食之法

按原本脫去
法字今增入

備矣或屯師營田互為

耕守或開倉平糶痛抑兼并或買爵除罪務實塞下或
漕運蜚輓遞相灌輸乘時便事其說疑有指焉抑使貴
不傷末賤不病農下有餘粟而上無乏用平居以求富
厚之藏緩急得資師衆之費稽之近古所已行攷之於
今而可法者盍備陳之至於充國屯田惟魏相任其計
壽昌平糶而望之沮其策其議論得失具可迹也願與

諸君講之以待執事者之擇焉

問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學士大夫鮮有不以是藉其口者本朝仁深德厚百有餘年其所以惠遺天下便安元元皆漢唐之所未嘗有商周之所未到凡所為濟時育物之政尚安有缺而不舉者乎然獨有猜馬間一不登民輒凍飢歲雖中熟尚或流散發廩之令旁午捄荒之使踵至蠲逋已責移粟勸分而溝壑轉徙

未之絕也烏虜是安可以置而不講哉蓋平糶善政也而歲設平糶之官常平博利也而州積常平之粟或計口而給之食或約戶以賑其阨收養迨乎廢疾撫視及於孩乳凡比長之所上里胥之所書郡縣之所奉行使者之所察治可謂至纖至悉而無有忽遺矣顧其效見乃不副如此諸君能推知其故乎周官遺人之所積理三熟之所斂漢耿壽昌之策隋長孫平之議名雖或異實略施行矣豈獨利於古遺於今哉若夫汲黯矯制非

守常之法子罕貸粟害承平之治而議者又謂善救災者勿使至賑給宜皆有說願諸君子言之也

問以才而任官以官而舉職官之能否治忽繫焉職之修廢利害形焉此校比之政先王所為至嚴而不敢慢也國家席重熙承累洽樞機周密憲章完具守令著考課之式庶官立薦舉之制內執法於御史外分部於監司其為綱目詳矣天子垂心百度銳於圖治政之未備法之弗完者革而新之有不待旦吾儕雖賤且遠盍亦

相與誦所聞以切磋當世之務乎蓋虞書考績制以三載周官黜陟舉於時巡太宰三歲之所計小宰六計之所兼其法不獨為方國設也漢唐而下卑矣雖然其所以治者蓋亦各有意焉則夫刺史六條之所察光祿四行之所第考功善最之所書與夫京房劉紹之所建明杜恕元凱之所論議其立言行事得無有可施於今日者歟昔李勃為郎自宰相而下皆書其考蓋有意於舉其職矣而識者迺不與之何耶願與諸君稽虞周覽漢

唐折中於諸子之說取其可者而存之以俟有司之擇
毋忽

問郊丘饗配之義尊祖嚴父之禮蓋有國之大經先王
之所致隆者也周衰史官失書脫簡亡諸儒區區私倡
臆決各以其智務推所聞聖上卓然罷黜百家壇於北
郊紹我神考有司掌故方有待以行之此故薦紳所既
聞也雖然郊必有配配必有主考成命之詩則兼舉二
后迹尊祖之誼則第云配天至於周官之書雖禮文具

存而配地之說獨闕焉豈學者之未考歟後世推象類
之意始配以帝后牲用豕犬質之於經其果有合歟夫
學必本於禮而禮必本於經秦漢之末流宜未足以考
信也諸君其著明之母畧

問國必有史史必有書三代之際而史為世官兩漢以
來而史為家學至於近世家學亡矣是非不出於一人
論議率資於衆口蓋趨以備官記事而已則後之不及
古豈不諒哉書與春秋皆史也至馬遷始合之而後人

莫能易馬遷而後有班固班固而後有陳壽范曄此最彰明較著者也踵而為者蓋日益多雖或善或否要知各盡其心焉耳矣昔人以才學與識謂之三長今諸家之書其文具存所謂才學者誰歟而所謂識者又何也能兼衆長而備有之則信善矣亡迺或得其一而遺其二歟固譏遷於前而嗾固於後魏收致詆於魏澹韓愈見刊於路隋史之說何紛如也昌黎伯至以仲尼之窮立明之盲遷固壽曄王隱崔浩之徒刑僂困辱以為

史氏之敝自戒以不為烏庠其然乎其不然乎若夫荀悅之合紀傳張輔之論班馬知幾不可之談李翱虛美之說亦史學所宜講也願并與諸君辯之

問德之厚者流必光禮之盛者文必縟廟祧宗祏之制先王所為至嚴而不敢慢者也於赫有宋誕受天命祖以功建宗以德崇蓋景祐之詔為萬世法炳炳乎晔晔乎斯固不可測已陛下奉承基緒永維仁宗暨我神考功隆德盛而未聞所以尊崇之深詔執事以時定議將

以張閔休揚偉蹟傳無窮施罔極茲甚盛德先師仲尼
父所為喟然太息以為又何以加者也公卿大夫薦紳
先生之徒方黻飾厥文章奏其事吾儕雖賤且遠然古
今成憲具在方冊以義起禮又烏可默而已乎願與諸
君講二帝之絕德刺六經之丕式稽叅商周逮及兩漢
如明詔意以副聖天子孝思烝烝之誠斯亦臣子所樂
聞也烏虜其敬之哉

太學私試策題

崇寧

問進功實則人有愜志抑奔競則士無覲心古者分職以建官因任而考績凡其升黜取舍遷敘進退著之定令而守以有司蓋不敢以私焉夫然故臣下百吏官修其方以聽於法勸功趨事而廉恥興行此神考所以制為選格垂裕萬世蓋不刊之成憲而官人之丕式也天子思至治之本原憚習俗之馳騖比下明詔若稽舊章煥澤湛恩必參典訓任官命吏稍還有司蓋欲昭明至公矯革流弊綱紀設於上職業修於下靡然鄉風孰不

知勸雖然銓擇之難政所甚重播告之始士或未孚選
掄懲勸之方正今日所宜講也抑將使才必稱官官必
舉職人各曉然安於義命之分而服其事守之勤有激
昂自奮之心而無僥倖苟得之志以副吾君所以訓迪
待遇士大夫之意且使有司奉行得以持久而不敝者
顧必有說盡相與推言之

策

廷試策

問目
缺

臣謹對曰臣聞天下之勢莫重於己安聖人之慮常切於既治古先盛王不以太平盈成為可樂而以常治為難不以垂裳拱揖為多暇而以居安為懼故衢室載放勲之問總章志有虞之訪謀及卜筮學至芻蕘凡以不恃獨見之聰明而思得天下之忠言嘉謨以濟其治也不惟有以明己善而又有以取衆善不惟有以鑒已然而又有以防未然聖而益聖安而愈安蓋皆出於此矣恭惟陛下承休祖宗合德天地仰奉太母之慈訓懋昭

先帝之盛烈據已安之勢攬既治之俗猶於多士在廷
親屈聖問勞謙退託質所未逮此誠陛下推堯舜之用
心而使有若卜筮芻蕘者咸得預謀而備問也臣愚不
肖草野狂戇妄殫所聞思補聖德之萬一惟陛下赦其
昧死臣不勝至願伏惟聖策推兩漢之政鑒方今之治
慙大辟之尚衆念寒燠之或差此皆陛下求治之深也
臣聞善言古者驗於今善言天者驗於人陛下仁慈恭
儉視民如傷置官立司裁省浮費而約賞節用首自宮

掖則非特衣綈履革而已銖金尺帛不妄賜與臺池苑
囿無所增飾則非特惜十家之產而已發內庫之金以
賑凍餒散上供之粟以賙飢饉則非特除慘酷之科著
胎養之令而已應天必以實見異必修德此宜天地之
氣交感旁暢遐邇之氓承風向化俗興禮義而年穀和
熟以答陛下之休德也然間有不能爾者雖臣嘗疑焉
請為陛下陳之臣聞人之怨咨鬱於下然後天之舒慘
變於上故水旱為沴本民情之未和民情之未和由大

辟之滋衆蓋民無常產因無常心則放僻邪侈無不為已及陷罪而刑之孟子所謂罔民此不可以不戒也臣竊謂方今有仁政而無仁吏故郡縣之政徒謹簿書有司之臣諱言教化不下究則民起而觸憲網食不家給則人窮而為盜賊督郵之所獲追胥之所執歲不下以千百數有司徒能据法以當其罪而未嘗諭陛下所以愛養元元之意且思有以教之此不亦有仁政而無仁吏邪刑罰積而嗟嘆興嗟嘆興而變沴作則夫寒暑

差僭豈無自而致然哉昔東海一女子耳刑不以罪猶
能感致嘆旱況四海生齒之衆而曰死必當辜刑必應
罪臣雖甚愚竊未敢謂之然也彼文章二帝因敝承峻
濟以寬厚故民氣既協而天理亦應此其所以修而致
之者惟陛下以教化為首務擇良有司而奉行之然後
刑辟可清嗟嘆可平而頌聲和氣固將薰蒸旁薄發為
嘉瑞則水旱之變又何見於盛世哉伏惟聖策慕無為
之治敬何言之化又將明賢鄙而平徭賦定法令而清

蠻貊革而正之務求勿擾此見陛下圖政之備也臣聞
任官以資格則雖賢有所不伸取人以言語則雖鄙有
所幸進此其所以未明也惟陛下稽唐虞考績之典倣
周書黜陟之制如此則賢鄙明矣臣聞戶版既久有虛
名而增稅流亡不復有詭佃而不征貧以不足而重斂
富以有餘而徵幸至於課功調役多寡隨之此其所以
未平也惟陛下采師丹限田之議倣唐人口分之法浸
復古初毋尚一切如此則徭賦平矣臣聞之易於渙曰

渙汗其大號於巽曰申命行事故先王之令也堅如金石信如四時公如天地以陛下之聖布美意畫良法合於人情熟講而力行之雖萬世可無敝至於因時移易應變屈伸是乃所以為神化不倦者又何患於屢更哉顧其所設施何如耳臣聞四夷固不可禮誼接也周人上策不過乎嚴守禦走集之利俾其欲寇不能願臣不許而已陛下臨御首詔疆吏毋得擅興侵略斥埃既明約束素定持重養威隱然有不可犯之勢是以鬼章跳

踉竊据邊壘而亟縛巨魁生致闕下蹈臨洮之城犇青唐之壤雲徹席卷天威四震此誠今日已然之效也臣願陛下謨謀崑廊益詢遠略采姚崇之意不賞邊功取士變之言釋為外懼則又何患於不誠而且未清哉伏惟聖策咨劄農之首務訪制禮之盛典欲人不趨利而務節欲士不憚勞而奏功此見陛下講化之勤也臣聞農盡其力在敦本而抑末禮制其宜當緣情而示訓雖然傳曰禮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陛下德為聖人位

為天子則夫以義起禮固無便於此矣而復訪臣以制
宜之道此臣所以遲疑而不知對也臣聞上好節義則
人不勸而自矜朝有爵賞則士雖勞而不憚則夫不趨
利而樂奏功亦在陛下所以鼓舞之而已至如漢之久
任可以課吏治隋之義倉可以禦凶年此善於今而可
先者也兵食之滋廣服用之無制此戾於古而為大者也
善者以漸而復行戾者以緩而除去為政之善宜必如
此凡此數者皆治國之大本方今之急務臣既言其略

矣而陛下復策臣以天下之廣黎元之衆慮有未明而當預防者臣於此然後見陛下凡所以問臣者豈徒為無用之空文可喜之高論哉又將深謀遠慮而及未然之得失顧臣之愚何足以識此雖然仰觀陛下即位以來仁深德厚政良俗美務行寬大之令悉懲苛嬖之吏元元赤子蒙被天地父母之恩可謂至矣然臣竊慮郡縣疏遠之吏或不能明朝廷指意妄謂厭明察而簡易務為優游懦緩之治以至見非不舉聞惡不察趨競者

矯以取名偷懦者習以蒙幸茲風一扇流為姑息此臣
所大懼也願陛下懲其流而塞其源正其本以禁其末
有若宣帝之政信賞必罰太宗之治屈已從諫此消弭
之大略臣愚不識忌諱復附於末惟陛下裁幸臣謹對

欽定四庫全書

竹隱畸士集卷十三

宋 趙鼎臣 撰

序

邇英閣無逸孝經圖後序

臣聞二帝同仁並篤親嚴之教三宗異號咸敦稼穡之
勤在天子而有尊顧王道之豈易欽若前訓屬於治朝
恭惟我仁宗皇帝聖敬日躋聰明睿智秉至德以居位
懷小心而事天雖不識不知躬自專於順帝而有典有

則動必謹於貽孫思垂御朽之規用弼凝旒之念時臻
多暇化洽無為旰食宵衣不邇色聲之好研精覃思第
勤典籍之娛即便殿之深嚴湛天光而肅穆載命邇臣
之列俾殫稽古之能來姬孔之嘉謩付鍾王之妙墨以
為今往何鑒顧先民之有言人亡則書亦伐柯之不遠
其形皇憲用照御屏衆行推宗具載一堂之上四王迪哲
凜為百世之師煥經誥以相鮮儼東西而並峙不窺於
牖如見其人在咫尺而不違詎方冊之足布又豈止文

章小辨書政論之一通翰墨微工寵鄭虔之三絕者哉
淵衷所寄寶訓長存代彼元龜匪俟股肱之獻置為博
士寧資口耳之傳方且日就月將神孫聖子三帝共遵
於祖武萬年常奉於皇猷新而又新旦以復旦著簡篇
而不朽配宗稷以長存宜洛承學之臣用紀無前之蹟
聖謩方永諛聞何知賡日月之末光詎施螢燿裕天地
之大德姑效蓬心謹序

政和冬祀點檢供張錄序

政和丙午冬十一月乘輿將躬園壇之祀前敕有司各揚其職而某被命點檢百官供張之具與夫饕飲之事聖上欽崇元祀事務極重百執事之外特置是職逮於命某實始三人官非常員吏不素具幸無乏供以慶成則去而之他無復典領故舊章弗存案牘無有取具臨時趨於一切某以不敏備員代匱因人之力粗克塞責念其創造之艱而鳩集之勤也因悲哀取其文自初訖終凡職事所當奉行者科別其書為上中下三篇目曰

政和冬祀點檢供張錄茲事雖細然有司之故實太平之丕式守其官者不可以不知也而況國家盛德成功參天並地三歲郊見永永萬年某之區區雖爚火焉方將貽厥有司以為無窮之傳比之儲虞初以待畋獵不猶愈乎於是日南至具官某序

政和重建軍鋪錄序

政和六年春某月甲子開封尹臣革奏事殿中建言臣所部都城四廂無慮若干坊坊有徼巡卒合若干人故

嘗築廬以居歲久廬壞或廢徙亡失無以庇風雨禁寒暑率皆客寄僑處往往託民籬下私買販以自營訟者莫知所赴愬盜賊益玩肆無忌憚甚不稱詔令願下將作以時繕臣昧死以聞皇帝曰嘻弊有甚於此者耶顧將作役多力弗能專汝言可績其為朕典司之因出御府錢二萬緡下開封府如章臣既承詔鳩工揆材相方視此物遠邇規要害有遷有仍或因或革作以某月之甲子凡若干區暴布星列縱見橫出股引鉤聯聲通氣

接都人聚觀愕眙踴躍舊舍甲乙之次雜取旁近官寺
若佛老之居以為題號久或遷易浸失本真因一切削
去訛舛冠以坊名具綆勺儲水器暑以療渴火以濡焚
書之於籍轉相付授用校季考稽比以時有可以資備
豫者無弗飭也先時無賴之民喜以囂訟自賢小睚眦
即坐廬下并愿良而就拘閭里重愧謝或賄守者迺得
釋習以為常長老苦之上謂臣革訟之所聽吏也今公
繫而私釋之其如政何命增其禁臣因以詔旨揭諸廬

上他日爭者知繫之不可以苟釋也雖盛氣虛喝終相視而莫敢先訟愈益哀蓋京師者天子之所居四方之所會百官有司之所治也自唐虞三代以來所以

原本缺

而尊崇之咸所致嚴漢家衛士於周垣之下為區廬說者謂區廬猶今之仗宿屋班固因夸言之曰周廬千列微道綺錯此雖其宮中之制然以內外推之宜略相準矧吾太平極盛之世可使輦轂制度有所缺而弗講歟昔者周人考牧雖薪蒸藁笠微末細碎咸所紀錄罔或

遺漏君子之於政事凡可以為法者不厭其謹且詳也
今幸賴陛下至仁加惠誰何之卒使得聚廬而託處臣
謹緣聖恩裒次前後所被詔令與夫費之要凡器之品
目廬之號名地之阡陌輯而成書目曰政和重建軍鋪
錄繕寫奏御以待詔旨頒焉庶來者知聖訓之所自時
葺歲修毋敢不共他日吏欲因緣為姦有所詆欺而按
籍求之可輒得雖至於千萬年可也年月日具位臣某
序

石敦仁字序

睢陽石敦仁謂東郡趙鼎臣曰曩吾先人名我曰天倪而友人字之曰聖和今天子立極正名以謂天之尊聖之重皆非臣下所宜號曩者申命有司具為禁令既易吾名曰敦仁矣其所以字者惟夫子實圖之趙子曰子所以名母乃出於易所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者邪曰然趙子曰仁者無不愛也而愛莫大於濟今夫見溺者而哭之不若援手而出之哀餓者而悲之不若輟餐以

食之吾子年甚少而才甚高行且用於時矣蓋亦思所以為濟者乎石子瞿然曰車軫之糝脯足以活鬻桑郡吏之決曹足以高門閭顧臨事何如耳濟豈有多寡小大耶吾子其思之請字之曰思濟

送張氏二甥赴舉序

宋祿五季之亂人厭兵革既脫去即飽食而嬉自慶苟免因不嚮於學祖宗閔之始以記誦誘進田野朴茂之士循習既久益猥且衆頃遂增以新科明法令者顯析

律而不談經學者病焉今天子即位乃詔有司設為經
律之目兼記誦之業而識其義通法律之文而去其蔽
學不拘賢愚人爭趨之然世之護前而競進者猶以其
與進士者異習共譏焉率常以為可罷余謂請問今之
貢士猶古之貢士歟今士之所以自養者猶古所以自
養者歟不若是則固未可以妄議而輕誚也且士之公
惠果安在哉腐儒鄙滯而不通俗吏淺雜而無術今使
人有明一經如卜子夏通一法如蕭相國兼二人之長

而用之當世可不可耶法立矣未有其人則是士之罪也非法之過也蓬萊張時中鼎仲既習是科終以議者之不與也每竊自愧故余因其將應選於鄉老也為說以廣之子去矣有問子者以余前所言語天子之意以後所言明自守之學則是行也固將有榮耀焉非特蔑愧而已元祐癸酉季春十有一日前進士東郡趙承之序

送林德祖序

政和八年春二月開封府左司錄事長樂林德祖上書
告老詔以其官致仕於是德祖甲子方一周矣一夕屏
左右作奏奏成而上妻子不及知也人以其退之勇相
與喟然太息下至走卒庸人莫不竊相語曰是翁無所
苦何倉卒如是士大夫有不知德祖者則或怪且疑之
客以問其僚趙鼎臣鼎臣應曰子何怪於德祖古之於
仕也行其義焉爾矣幼而學強而仕老而傳禮也然高
尚獨往之士至以名聲為桎梏軒冕為縲紲其逃而去

之不啻若遯刑戮決網羅豈必其年之待哉嗟夫士不能輕去就也久矣囿於妻妾之奉餌於斗升之入扶病匿哀白首而不能休此德祖之所以見疑於流俗也雖然不彼之責而此之怪亦何其好善不篤也邪客謝其言之過夏四月丙辰德祖具舟且東府之舊僚相與載酒肴陳車馬餞別於通津門外賦詩樂飲成禮而後去因道其所以應客者載之於篇之首

路寶文送行詩序

元符元年秋八月詔以寶文閣待制知開封府平陽路公遷本閣學士充定州路安撫出鎮定州公既拜命迺賦詩一章具道所以祇奉眷遇對寵休之意已而中朝公卿相率為詩餞公之行首自翰林承旨蔡公合八十六篇咸韶之音發自禁幄而諷誦賡歌徧滿都下公既至鎮因以暇日出示僚屬而有請於公者曰中山實古建國朝廷分命四鎮為一都會平日擇帥不輕畀人觀天子所以命公而公之所以受命者可謂名且重矣而

公卿大夫又相與作為歌詩諭上之志而榮公之事以彰明著見之豈不壯觀巨麗矣哉昔者申伯之式南國山甫之城東方咸以顯德賦政於外而是時有尹吉甫者為之作誦以歌美之其詩肆好至於清風千百歲而下嘉周宣任賢之功而譽申伯樊侯之名不衰者繇崧高烝民之詩載在竹帛故也然則送行之作不獨為公榮抑所以推廣上德布宣皇靈將使後之人恭天子之命而教承之其風示遠矣盍亦刻之金石以耀諸無窮

乎公曰諾乃命下吏具其事而書之首二年三月八日具位某序

送胡子偕赴官浦城序

羈旅而去親友貧賤而為小官天下之士以為塵埃汨沒羞恚抑鬱所嘗亡聊而不平之者也吾友胡子偕少以孤童徒步來遊京師凡再補吏得主建州之浦城簿夫建州遠地也主簿卑官也霜秋九月隋堤草黃方且下長淮之驚波絕浙江之怒濤涉吳度粵始至其城扁

舟一葉泊於天涯於是而怨且不懌豈不宜然吾陰察
子偕其行甚暇而不遽其志甚安而不煩視之而貌不
戚叩之而言不愠非夫守道循理知命之君子素嘗蓄
積於胸中者亦安能臨事歷落不惑至如此哉由是觀
之則鄉所謂無聊不平者聞子偕之風亦可少愧矣子
偕長不滿七尺退然如不勝衣遇人苟相知則心歡喜
傾倒惟恐懷抱有所不盡乘興酌酒外忘形骸亦能包
容於尋常人言語抵觸順受不校凡一見者識其為長

者爾不知其人內行尤至初罷東陽掾囊亡餘金走數
千里挈幼妹而歸擇良族而謹授之勇於赴諾不擇劇
易在朋友間顧財利如糞土是決有以自處者吾聞東
南多賢士大夫蓋將有見子偕者必曰承之之言猶信
紹聖元年七月二十七日東郡趙某序

記

榮事堂記

宣和元年秋七月相州守臣韓治以疾求去詔以其子

衛尉少卿肖胄為直閣往代其任入辭上曰韓氏世官
於相先帝詔也若父子今繼為守信榮事矣肖胄頓首
謝既至郡作堂於後圃榜曰榮事以志聖訓之寵又屬
某使記其所以然惟忠獻魏王相三朝安社稷功成身
退再為相守熙寧八年薨於郡神宗皇帝命其猶子正
彥繼之詔有司聽其家子若孫一人世世為相吏以護
丘墓著為令今皇帝尊祖嚴父繼志念功所以褒表忠
獻之勲而寵光其子孫者滋厚益隆始自國公追進王

爵復以王之子純彥守相純彥去郡命王之長孫治繼之今肖胄實長曾孫韓氏守相蓋四世矣烏虜榮哉古未嘗有也三代分土建侯以世而不以賢故論者譏焉漢唐以來賢宰相以功名始終者多矣然蕭曹傳國不絕如綫房杜姚宋及身而止區區王謝轉側一隅僅有遺後之澤皆不足與韓氏比惟周公旦受封於魯傳世三十四享國七百年國家於韓氏不封建而貴無國土而富進不失象賢之美退不失擇才之誼使其子孫念

祖不怠人人自進於勲業之餘前者濟其美後者襲其榮則仍世剖符守此相邦雖億載萬年與宋無極可也龜蒙奄有殆不足道而緇衣改作庸有既乎若夫魏王之功德事業刻於金石播於天下者前有畫錦之記後有醉白之文非某所敢議也姑志其所以榮者如此三年十一月朔記

三徑堂記

昔之隱君子常開三徑以與其友人往來於阡陌之間

初不以是求名也五柳先生聞而慕之作歸去來以自見其詞曰三徑就荒松菊猶存先生之言蓋自悲也夫三徑細事耳而先生慨然有就荒之嘆以此知士大夫非獨處富貴為可願也其居鄉里安室廬適其志而不違亦必有所遇合而後獲饗焉如余從軍河東與葛侯相遇於并州方是時侯總麟府軍馬之政以職事至府從帳下數百人建旌旗屬弓刀馬上橫槊論西北二敵事顧視燕雲猶囊中物而興靈巢穴可引手而探也余

固竦然異之後十年余為鄧州守道出南陽聞侯之居
是邑也亟往謁之侯方還使者節傳奉祀事於家傾其
橐金以作新第開一堂號三徑環麗奧深涼暄具宜顧
謂余曰僕少有四方之志遭時承平蒙國厚恩剖符守
邊揭節奉使今憊矣太夫人在堂晨昏甘毳之奉不可
去旁近將退而息焉以老於斯堂之上願得夫子之文
以考其歲月之所始余嘉葛侯砥節奮庸有此武功逮
年之彊知佚其躬又凡所為輪奐之美好棟宇之深崇

者思有以娛樂其親匪燕游是供也志同乎古人而樂則過之其可使之無傳也乃為之記某年某月某日東郡趙某記

尉遲氏園亭記

中世士大夫去鄉里辭丘墓攜其孥累以從仕於四方相與目之曰游宦游宦之士逮少而已出投老而未歸顧視其家反若傳舍然至於憊不任事思有所休息其躬然無室廬以庇風雨無田園以給饘粥蓋多有也名

之曰士而身之所饗其微如此此誠何理邪余家本衛
東有負郭之薄田有先人之敝廬計其歲時所入衣食
之奉雖未充足姑亦可以紓凍餒矣然棄之而從軍不
能自休故每每念其說而病焉河間府之東郭尉遲君
居之尉遲君者余同縣且姻家也其上世有葬於瀛者
君樂其風土遂去衛而歸瀛隱於市廛取什一之羨以
給朝夕資用稍饒則又罄其贏餘買閒田於東郭之外
披榛莽出瓦礫求佳花美木雜植於其中日課僮奴具

綆在治灌溉初若兒戲然已而萌者發生者遂朱白青
綠爭妍而競秀君欣然樂之稍飾垣墉端徑路築亭於
中央以為燕游嬉憩之所余聞而往觀焉尉遲君曰是
園也誠褊小雖然力亦勤矣願得紀其歲月可乎余謝
曰地之勝方經始而主人之志未艾也待君之木成陰
余當有以紀之尉遲君曰陋吾園邪夫物之樂無窮而
人之力有限也以有限之力逐無窮之樂將終身戚戚
樂未得而憂先之矣嘗試樂其所樂則亦安往而不滿

其意哉故山不必泰華衡霍水不必洞庭瀟湘竹不必
渭川淇澳趣於容膝則淵明之南窓優於廣廈遺乎貧
富則夫子之曲肱可以夢見周公而不知老之將至矣
今僕燕趙一布衣無官守之拘無言責之累方將盡力
乎此而不捨也異時花日益好木日益茂亭榭日益修
游者日益衆僕且逍遙杖屨俯仰於其下息美蔭而玩
流芳蓋將有過者馬車折轂馬流汗叩門而乞漿者非
羈旅之客則游宦之士也僕將執其祛而唁之何暇乎

吾園之陋余愧其言卒愕不能荅尉遲君笑曰曩將以有激也其彊為我書諸石尉遲君有子詢仁好學而文為邦人所推嘗以選首貢於辟廡是且大其門者也故余既敘其園之所以始而又名其亭曰擢秀者蓋將有所待云政和三年春正月朔東郡趙某記

欽定四庫全書

竹隱畸士集卷十四

宋 趙鼎臣 撰

傳

武氏姊傳

武氏姊者余之從父女也嫁於武氏有賢行故志之始
余季父處士君資任俠嗜酒能劇飲與閭里相浮沈尤
骯髒負氣不肯阿意苟合少折節於人故退居於鄉以
財自娛生五男一女愛女甚於男間嘗咤曰吾偃蹇於

時足未嘗越鄉女吾所愛也其可使之逐雞狗走四方耶凡高官厚貲與世之所謂才士少年舉不足以動吾意能與吾老於此則吾婿也媒嫗喻其指一日敬問請曰有某氏子少失父母無兄弟之依愿而柔仁幾不足以有立常願洒掃丈人之門而自託焉家貧無錢財以自通故不敢也敢敬以聞老人惇直不疑事喜曰是安在子亟以來於是受幣歸武氏既進見則醜丈夫也左目病不能良視言吐鄙野出口輒笑人處士大恚怒為

之累日不食母夫人懼其戚也漫為好語以勸勉之陰
教戒武以拜起節度使襲衣冠從士大夫游處士顧亦
無可奈何矣怒亦益解然吾姊怡然修婦道接夫屬甚
敬未嘗有纖芥見顏間也父母亦察憐之粗用滿意處
士君既卒武益放弛無忌憚盡壞其家之產日日飲博
叫呼市井中縣令捕而繫笞之母夫人大以為愧奪姊
置之家痛絕武不復通會余從兄調陝縣尉將奉太夫
人以行聚族謀曰武不肖其材不足託也且刑餘之人

不可以久辱吾女必逐之於是置酒悉召會羣兄弟酒
半太夫人好謂姊曰武郎何其甚者身裸袒受辱耻及
吾門今觀其意不少哀吾老矣將欲暫別誠不忍見若
之凍飢流離貽先人羞奈何因悽然泣下姊收淚答曰
某無狀為大人憂武誠庸下然夫婦之好無苦也且大
人既以女與之矣獨奈何中道棄之乎彼縱不足惜嬰
兒何罪語已復泣余時在坐越次起曰姊幸聽弟言夫
婦本以義合非若父母兄弟不可割絕也且絕有三昔

賤而今貴不可也曩貧而適富不可也彼則無罪我乃
棄之不可也夫垢莫大於遭刑辱莫甚於毀身彼形質
已虧缺矣何論夫婦且恥父母羞鄉閭終身困窮不知
誰託此姊之所大苦也眷戀遲回懦不即決持小不忍
以逆太夫人之義命此姊之細行末節也詩云我躬不
閱遑恤我後今日之事嬰兒何有哉姊正色曰若咕咕
何為者我不讀書不解若所言第知先人以我歸武氏
矣尚何道因歸閉戶泣不復語太夫人默然不樂遂罷

會既而察其不可奪也乃復召武厚給之財而以姊歸焉太夫人既行姊與武僦屋一楹而居之用其留金不半歲輒盡則至操井臼執滌濯躬臧獲之役不憚也而武之儻宕亦自若焉里閭見者莫不太息或聞而非之以謂拒母之命不可以為孝私夫之愛不可以為義甘身困辱則非智屈意於苟賤則無勇古所謂婦人之仁者蓋近是邪余應之曰吾姊賢婦人也節過共姜伯姬矣如息夫人孟光之徒蓋不足道也或笑其言之過余

曰共姜伯姬夫死而守義甚者至於殺身是所謂計
畫無俚者耳如吾姊之義夫有可絕之罪親有可從
之命而不絕不從卓然能守其志所以趨舍輕重皆
中義理其處之不既難哉且婦人以順正為行果不
在於殺身彼或至於殺身云者皆遭其變而不幸者
也而世之言烈女者必殺身焉取之是使顏淵原憲不
得與龍逢比干並見述於後世也豈不悲歟息夫人之
行吾既醜之若孟光云者德適足以配其夫耳豈與吾

姊之失身於庸人者比哉世之學士大夫服儒衣冠誦
先王語其講聞義理之論熟矣一旦臨小利害僅如爪
甲彼不狼顧猶豫倉皇而失守者幾希矣況下於此者
乎吾姊之事未易為俗人言也故余竊志之以自警焉

頌

勅賜瑞應堂頌

皇帝既成明堂之歲夏六月內史臣革建言陛下德鉅
功崇天報地答珍符祉物瑰瑋穰臣待罪輦轂歲贏

二時自天府達於甸邑獄以空告者總若干日金珠貝
寶幣帛器用之遺馬牛豕羊之逸遇諸塗弗敢有而以
聞於有司者合若干人禾同穎麥兩歧木連理瓜並蒂
果駢實蓮合跗黃紫之芝飴蜜之露合於圖書者凡若
千種茲實陛下至治馨香默所召格聲和氣和諸福並
應而王畿所臻獨多如此神明來諗以示德意鳴庠休
哉所未嘗有也謹按前代故事歸禾嘉禾周以名篇黃
龍神爵漢以紀年臣不勝大願即府之巽隅作為新堂

榜以瑞應則聖天子闕烈休美不待誦說而自著見於以風示四方震動耳目貽萬億年實甚盛德事敢昧死以聞制曰可臣某拜手稽首而獻頌曰在天地間元氣空蒙運轉寒暑作興雨風其協而和降祥惟休厥沴以乖其證曰咎蓋天不言而示以物寓其幾微以諗治忽在帝勛華鳳凰來儀嘉禾來牟有周是貽河弗出圖乳用歎息明王不興麟以狩獲於赫我宋受命于天八聖一心以德勝殘暨於政和仁及草木集於大成以有百

福百福祁祁如泉之滋雖薄四海實始京師惟此京師
暘雨時敘俾爾乾溢澤為甘露惟此京師黍稷如茨俾
爾枯槁茁為靈芝惟此京師孝弟忠和俾爾庶閱合為
嘉禾惟此京師刑措不試俾爾呻吟散為和氣和氣隱
矣孰克知之視此瑞物孰為為之臣某稽首惟皇之功
天之協應罔有弗從臣某稽首天子聖明小大之獄靡
不以情輦轂蚩蚩皇自訓迪克臻於和孰識帝力民則
陋矣天固識之降福穰穰帝用錫之有斐新堂以覺瑞

應於萬斯年天子之慶

銘

硯池銘

并序

余昔在會稽欽人俞辨之應中贈龍尾硯池一坦然
而平無有隆窪酌水注之適可而止余寶而銘之曰
不橢以為圓不倚以為傾不坳以為虛不垤以為盈如
矩之方如砥之平蓋介然質而已爾匪畸士其孰明乎

新鏡銘

目寓於面面為目宅相依以存而莫自覲物必智創金
繇匠革湛然圓明始見顏色向也忘我茲焉目擊貴賤
何預妍媸自得澹乎忘言相對以默

贊

擬作諸臣傳贊

獻肅侯侯以節自許任責於言不畏強禦羌跳於邊再
拜請行勇於誅征弗潰厥成功名之難古則尚矣克榮

其歸是謂受祉

韓絳

括之逢辰自被疎遠有猷有為甚博且辨專對不辱護
邊實勤彼僇弗圖亟覆其軍責師之嚴帝以行法債不

復興維命之貽

沈括

王於西征誕震厥武維時慶人采入其阻媚弗克協稽
以敗謀幾克而失遂緩天誅五方分次裕獨徑進故雖

亡功終屈邦憲

高遵裕

鬼章睚眦闖我藩籬帝命捕之如挈嬰兒維時謀臣雄
也畫策宣力四方至皆有績賞不酬功天子所嗟既晚

而逢寵祿是荷

游師雄

子韶彬彬刻意於文好古求是老而益勤長於道山歲

暮晚晚沒有遺榮於仕為顯

王子韶

世承於平地入歲闢維唐守臣實懋厥績民賴其利帝

喜其功酌新田嗣有顯庸

高賦

孝寬循循濟其世美勤於四方便轍有指遂躋宥密逮

養其親維恩之隆以篤舊臣

曾孝寬

獠夷逋誅再將輒逸時微時中幾失師律遂殿南服治

仍有聲死無贏財可為世程

苗時中

自下廟上諫臣所忌帝之於繪蓋猶父子雖脫而謫其

言實行烏辱君乎堯舜之明

楊繪

儒者之疵文勝其質侃侃喬生甚介且直布衣蔬食操不改貧其於為政則甚愛人投之汶荒卒以勤死養民也惠可謂君子

喬執中

畫虎讚

有眈其威弗噬以搏顧而呼風聲振林壑陋哉丹青既

朽而剥狐狸過之其尚膽落

西南夷贊

蠻之急荒鳥棲獸羣種別類殊用多弗賓熙豐懷柔日
闢百里納土獻琛內向請吏乞第之逸師不慮全帝有
密書凱呼而旋聖燭幾先屈信如神輯其本末以詔後
人

七

七進篇 并序

奕方作真遊子賦相酬荅意若慕古作者念其無所
依倣戲為七進以示之

歲在荒落月紀中呂竹隱老人晝卧於家愴悵鬱悒眊
懣寂默沈吟增欷寤寐太息兒曹憂之聚而謀曰翁之
戚甚矣盍相與寬之於是推次序列承意屬詞長跪稽
首造於燕私奕奉觴進曰竊聞夫子若不釋然今視玉
體無恙也而戚見顏間矣憂能傷人耗氣損膚悒然不
樂無以為娛孺子不敏薦壽可乎老人曰汝將何以語

我哉奕對曰食味所御必以其鄉宜城之酎美聞四方
色若沆瀣味若瓊漿盛以黃金之注酌以白玉之觴濡
脣歷齒酷烈芬芳雖夏禹惡旨酒姬公誥妹邦咸歆馨
而吻燥悔初論之不詳愚聞惟酒可以忘憂請得與翁
嘗之老人曰酒之為禍大矣吾不願也玟以槃進曰玩
好所薦當以其家有美芍藥自洛之涯方春閼艷既夏
敷葩朱朱白白掩日韜霞於是東方作矣朝露未乾摘
以纖手貯以金盤璀璨瓊爛清芬若蘭桃李不敢矜其

艷色芙蓉失志而摧殘此亦天下之麗觀也可為翁發
一笑之歡乎翁曰物之為累深矣吾不願也京操已進
曰有客西來自彼河湄遺我雙鯉纖鱗素肌揮刀紛紜
膾如縷絲毫以秋橙漬以醇醢吉甫嘗其旨否張翰視
其調膈不必三牲六禽五鼎八珍舉箸大嚼雲飛雪落
可以頤神養精蠲疴去瘼為翁計之莫如此樂老人曰
味之為毒厚矣吾不願也方捧甌進曰世有靈薺產夫
甌閩厥包祇貢貴於上春其始至也天子先嘗之而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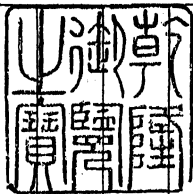
頒於六宮旁及四鄰遺絨餘篚暨茲庶臣則有翔龍之
品密雲之珍圍不方寸價兼百金隱以金椎碾如玉塵
薦以建安之醖烹以惠山之泉蟹眼初泛浪花已翻可
以析醒可以除煩可以輕身可以延年劉伶嘗之而削
酒德之頌武皇啜之而棄承露之盤此固高士之所宜
耽也老人曰茶之為功薄矣吾不願也奇舉奕局以進
曰方事之間憂來無端敬効薄技請為翁歡夫分疆畫
界先王所以正封域也設白置黑君子所以辨賢愚也

合伍相耦有成周藏兵之制焉克敵禁暴得三代用師之法焉深謀遠慮批隙擣虛伊呂之智不能踰也解鬪潰圍應變出奇賁育之勇無所施也方其踵進爭先推鋒直前勝負未決怒膺拂然雖疾雷破山而恬若無響飄風振海而晏如不聞樵夫於是爛其斧柯牧奴於是喪其羊羣況直纖芥眇小惻愴酸心者哉翁又樂此其何憚云老人曰圍碁擊劍反自眩形少或有之壯夫不為也亢以博具進曰日云暮矣孺子須矣今我不樂祇

自癰矣博雖小道亦可娛矣夫喑鳴叱咤則怯者靡也
左拏右攫則慳者忌也成梟呼盧吁可喜也一擲百萬
了不計也俄無而有倏富而貧振臂一呼則劇孟失色
憑陵大叫則劉毅喪精夷甫不得輕其阿堵首陽於是
喪其清名固可以破難舒之慘開易結之輦矣請翁强
起而臨之老人曰不有博奕者乎為之賢於已爾吾又
憊甚所不願也於是幼子育進曰羣兒之言皆非也夫
厭湫隘之室者必喜高明之宇苦煩暑之酷者必喜清

冷之風夫子無事終日不怡是殆有隱憂者耶而兒曹
乃邀之以酒漿玩之以戲劇是由汨泥而濯土也祇以
增其汗漫耳盍亦以雅言靜樂娛夫子乎請薦其鉅麗
也維南有竹焉夫子之所種也其下有屋焉夫子之所
隱且廬也聚書其中夫子之所儲也明窓靜几夫子之
所朝夕宴坐而起居也六經惜惜足以醉夫子之心不
必麴蘖之昏惑也諸子百家摘英撝華足以悅夫子之
目不必草木之妖艷也飽其德足實夫子之腹豈若鱗

介之臙腥哉味其詞足以滌夫子之慮豈若牙蘄之滴
苦哉採春秋覽戰國考論秦漢逮及隋唐有安有危有
敗有成其於奕孰多積萬卷於胸中聚千古於目下王
侯將相由此出也其於博孰富諸子曾不是察宜夫子
之厭聞而倦聽之者也盍亦強往遊乎於是老人釋然
笑曰有是哉吾與育也俄而起既起而病良已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竹隱畸士集卷十五至
七

詳校官庶吉士_臣陳若霖

侍讀_臣孫球覆勘

謄錄監生_臣嵇承羣

謄錄貢生_臣吳壽康

欽定四庫全書

竹隱畸士集卷十五

宋

趙鼎臣撰

樂章

正旦大朝羣臣第一盞正安之曲

開歲發春錫茲純嘏皇膺受之惠及臣下有俶茲觴咸
拜稽首重兮樂齊如此春酒

冬至大朝會公卿入門正安之曲

帝乘新陽受福無疆有壬有林執贄捧觴造廷無譁同

寅有莊紛如葵傾列此雁行

景靈宮奉香幣靈安之曲

大呂宮

我躬我饗以我齊明肅乎儼然如聞其聲有度斯籥明德惟馨猗歟格思綏我思成

太廟酌獻僖祖室基命之曲

無射宮

宋之初基受命于天皇矣我祖有開必先奕奕清廟是饗是宜顧予蒸嘗曾孫思之

亞終獻正安之曲

無射宮

維皇蒸蒸先祖是承有虔辟公來相來登聲以五均獻
以三成如式如幾戩穀是膺

冬祀圓壇出入大小次乾安之曲

黃鐘宮

穆穆皇皇天子之光肅肅雖雖絜祀之容有夙其興匪
居則寧彼鏘斯何玉佩之鳴

秋饗明堂降神誠安之曲

夾鐘宮

於昭明堂惟聖時制我卜元辰以祀上帝曰我昭考既
侑饗之雲車在天跂予望之

撤豆肅雝顯相之曲

大呂宮

嘉薦饗矣不愆于儀撤茲豆籩我不敢遲帝之居歆豈
以其物於單厥心肆用有格

夏祭方澤太祖位奠幣恭安之曲

應鐘宮

於赫烈祖受命作宋俾我文孫萬年承統陟配于郊惟
帝時克吉蠲為饔薦是篚實

飲福禧安之曲

應鐘宮

惟聖能饗式禮莫愆受貺之釐神不以言隆福無疆實

在茲酒酌言舉之天子萬壽

祭神州地祇迎神寧安之曲

林鐘宮

於鑠神州以乂萬國厥壤五千惟祇是職時和年豐匪神孰依我烹羊牛神毋我違

曲同前

太簇角

至哉坤元福此神州博厚其德以為民休維月之陽祇薦芬芳神其吐諸有苾其香

曲同前

姑洗徵

有充斯牲有豐斯盛穆將愉之其純其精載坤惟輿行
地斯馬有風肅然神兮來舍

曲同前

南呂羽

崑崙之南幅員既長神持載之俾民用康于豆于登亦
有牲俎饗以御神欣其來許

盥洗正安之曲

太簇宮 版位望瘞 輿歸通用

載謀載惟穀旦于差自豆俎籩靡不靜嘉酌言饗之敢
不潔清克咸厥恭熙事備成

捧俎豐安之曲

太簇宮

牲也碩之鼎也滌之于俎斯登神也食之我斲神饗豈
惟齋明神允予衷豈伊割烹

神州地祇位酌獻嘉安之曲

應鐘宮

厥民蚩蚩食土之毛爰報其德其敢弗昭酌我清醑薦
我嘉玉我祖侑之綏予祉福

退文迎武威安之曲

太簇宮

有奕其舞文德既崇干威係興昭此武功至陰肅肅不

怒而威我儀厥成神其宴娛

撤豆和安之曲

應鐘宮

羞之芬芬酌之熏熏舞之蹲蹲饗之欣欣神莫予違維
志用竭既顧而歆其敢弗撤

送神寧安之曲

林鐘宮

霓旌舒舒式旋其驅百神駿奔萬靈翼趨我寧神歸神
介予祉原隰嘽嘽黍稷薿薿

祀黑帝降神高安之曲

夾鐘宮

帝釐天工宅坎之維陰翕而藏實顯其機迄成歲功用
薦明祀我維忱斯神其饗止

曲同前

角黃鐘

皇天平分以運四時盛德在水神則司之泰稷惟馨籩
豆有踐維天蓋高神降無遠

曲同前

徵太簇

旆兮繽紛黜兮如雲有壯之神孰不駿奔從帝之車來
即于壇噬其肯留式燕以安

曲同前

姑洗羽

既博我牲又豐我盛我酌惟醕我有既馨周旋執事靡不欽承神其來歆以孚我誠

酌獻祐安之曲

南呂羽

物成于冬惟帝之庸寒之時若厥庸允博以我精純薦是苾芳其庥我民裕此蓄藏

送神理安之曲

夾鍾宮

神之徠止肅然余喜神旋言歸邑余之思沛乎天游我

不敢留時節來臨以為民休

中望迎神凝安之曲

姑洗宮

節彼崇山宅田之中儲祉炳靈為皇屏壙協德之符用望以秩鵜其來思維時之吉

酌獻成安之曲

南呂宮

彼高維嵩有峻其霍奠于并汾宅是河洛跂于望之於薦有格匪祝之私暘雨時若

送神凝安之曲

姑洗宮

假之愉愉去之徐徐川祇前馬谷靈後車言還言歸眷
我無射福此京師及彼邦國

祭鼎鬲迎神凝安之曲

南呂宮

帝纘禹功以作寶鎮屹然皇威萬國時訓曰允之方神
司其職既分而中維薦用格

升降殿同安之曲

南呂宮

有將維馨有假維誠蹢蹢其降栗栗其升神錫余休惠
然肯留敢不肅祇薦此庶羞

奠幣明安之曲

南呂宮

嘉薦惟時精意式孚沼沚之毛其可虛拘明禋而求又
實以篚雖儀之多物不敢廢

酌獻成安之曲

南呂宮

秋既分矣物落其華剥棗登禾穰穰滿家神奠其方穀
我士女敢不吉蠲以薦稷黍

亞終獻成安之曲

南呂宮

既薦清醑神樂且湛尚其饗之于再而三我之媚神夫

豈其已鼓瑟歛笙神具醉止

送神凝安之曲

南呂官

神既饗矣浩其莫留乘彼閭闔燕于蓐收姦妖播奔魑魅執囚維皇之將百祿是邁

祠司中司命司民司祿迎神興安之曲

姑洗官

文昌煌煌不顯其光惟神彪列以介福祥物成于冬禮報其本我穀既將神降其敏

升降壇欽安之曲

南呂官

甫盥而升其志兢兢厥降以趨其色愉愉一降一登豈
曰瘞止欽以事神庶幾燕喜

奠幣容安之曲

南呂宮

戒期惟先誨日既良神徠况予肅如有光儀以物將物
以誠顯我交匪紓肆用有薦

酌獻雍安之曲

南呂宮

於昭于天有粲其職厥臨孔威于鑒靡忒坎其擊鼓酌
此嘉觴神毋我違降以福祥

送神欣安之曲

姑洗宮

車隱雷兮閭闔開兮升泰階兮神歸徠兮神歸康只弭節遑只降福穰只祐我皇只

祭先農迎神凝安之曲

姑洗宮

厥初生民茹毛飲血神實憇之俾康稼穡維孟之春土膏脉起祇以薦神神其顧止

升降壇同安之曲

太簇宮

陟彼壇矣如或臨之神斯假斯載降不遲有齋其容有

棟其儀匪躬之瘡神實在茲

奠幣明安之曲

太簇宮

噫嘻田祖粒我烝民匪今斯今利澤則均何以事神惟
牲用幣余忱是將而寓諸籩

酌獻成安之曲

太簇宮

我稷我黍自彼中田為耒為耨神則使然錫我士民福
既多有何以娛之跪薦茲酒

送神凝安之曲

姑洗宮

惟風其馬翩然來下惟雲其車忽兮去余其來不勤其
去欣欣畀我豐年其穡如雲

祭會應廟迎神禧安之曲

姑洗
宮

惟皇建國宅是浚都百神受職靡功弗圖嘯雨呼雲偉
此神物賁然來思饗我嘉粟

升降堂雅安之曲

南呂
宮

我酒惟旨我樂惟諧既升于堂復降于階匪伊勤斯維
神之假其安其徐嗜此飲食

奠幣文安之曲

南呂宮

神之至矣會言嘉矣幣惟禮矣實此篚矣宵兮幽幽誰則測之皇祀之恤其必格之

酌獻愷安之曲

南呂宮

日吉時良神兮滿堂薦我桂酒酌我椒漿喑鳴為雲吐嗟為雨天子是承介予稷黍

送神登安之曲

姑洗宮

靈兮連蜷忽兮蛇蜒或升于霄或降于淵食于帝都錫

號有崇其欽其承咸祇厥功